

自衛新知卷十

設防第十

防門

防梁

防窮民

防詐門

防暴來

防離叛

防佳時令節

防敵去而復來

防牆

防奸細

防內應

防詭冒

防潛襲

防風雨晦冥

防敵退而實進

防敵攻東擊西

防賊求和挾詐

防火變

防艸場

防庫

防隙地

防火藥

防獄

防七乘

自衛新知卷十

設防

惠麓酒民
園峯居士

編次
重訂

千丈之隄。潰於蟻穴。合抱之棟。摧於蛙壤。一瑕百瑕。理勢然也。防之爲道難言哉。必也善守如環。使敵無閒可入。斯爲貴矣。輯設防。

防門

火月城

賊若破月城。未破內城。城上人須用火炬擲月城入。以月城

爲火池。多多添擲竹木。賊不勝煙火。自然退出。

楊智積益薪助火

楊智積。隋文帝姪也。楊元感反。攻城。燒城門。智積於內益薪。以助火勢。賊不能入。

槎牌

槎牌。量其城門高下闊窄。堅木造之。厚四五寸。外用鐵葉。排釘錠裹。頂上照門窆一尺闊長渠。將槎牌預爲懸穿城上。兩邊栽壯木二根。橫架圓木一根。中安二滑車。槎牌用粗繩繫住。若遇焚門。土壅不及。將槎放下隔阻。

槎 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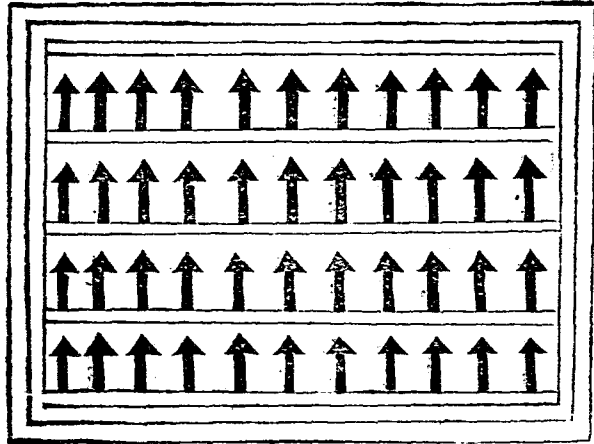


金錐板

月城內。大城外。築城陷馬坑。闊狹與城門相等。不可太過。恐牆脚虛頹也。長可一二丈。深一丈有餘。底闊而上狹。蓋上陷於下。賊一墮。勢不能攀躋求脫矣。其內實金錐板。城上門口。仍列壯士。用強弓勁弩。火器礮石。利刃長矛。爲鈎搭斬截之具。無事用堅木搭上爲跳板。使我兵利於出入。有急掣去跳板。用薄蘆席虛蓋浮土。賊入輒陷。

金 椎 板 式

舊製陷坑內用鹿角木鐵
 菱角羨藜不如用金錐板
 妙錐用鋼鐵爲鋒極尖銳
 長二尺許堅木爲板長五
 尺闊二尺密釘金錐平鋪
 坑內錐鋒離虎藥少許見
 血封喉米死賊馬一入所
 值蹄立穿



鐵插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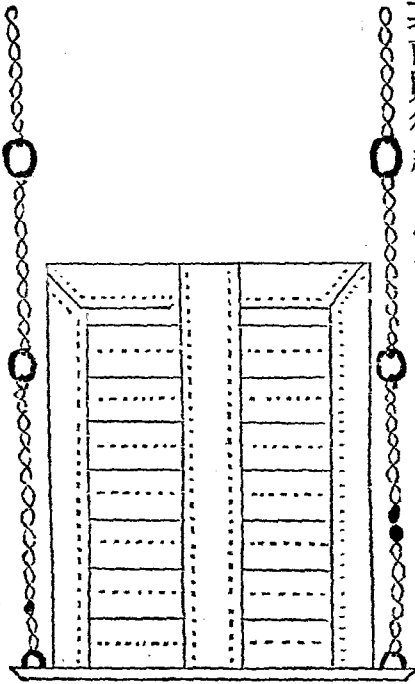
插板用榆槐堅木爲骨。其闊兩邊各掩過城門一尺。幔以生牛皮。周圍用鐵葉裹釘完密。下用狼牙釘。極其鋒利。兩旁施鐵環。貫鐵索。各立二柱。柱開池槽。亦用鐵葉裹之。柱下各立撐柱以防傾圮。柱上設一轆轤爲絞索之用。兩柱間設一大橫木。中空一竅。插板中亦空一竅。絞至兩竅相對處。卽以一巨鐵釘拴入其中。如欲闌阻賊兵入城。但拔去銷釘。其插立下。勢重千鈞。當之者立爲齏粉。插板勢重。必以絞重升之。

鐵鉉

靖難兵圍濟南甚急。鐵鉉令軍民詐降。陰伏勇士。開城開。候燕王入。急下鐵板幾中之。

鐵插板式

酒民曰。月城設陷坑。坑內實金椎板。賊卽破門。敢進一步。便陷死地矣。較火月築城。似稍勝之。又必寬鐵插板。何也。恐陷者層積。賊踐而登。故約過一二百人卽便下。此使其前敗後絕。任意殲之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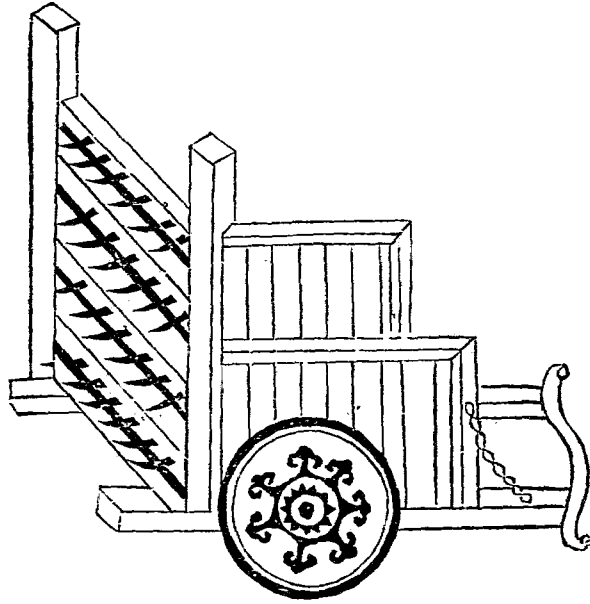


刀軍

以兩輪車。自後出鎗刀密布之。敵攻壞城開。則以車塞之。此車宜設二乘。一向外防賊徒外攻。一向內防奸細內應。

酒民曰。今人一聞倣報。將門用石疊砌。用土填塞。甚爲可笑。萬一賊隙可乘。反阻戰兵出入之路。刀車繫扇。皆妙法也。

式 刀 車



二六三

鑿扇

侯景以長柯斧斫東掖門。開將開。羊侃鑿扇爲孔。以槊刺殺二人。斫者乃退。今用神器。從孔對擊。威力百倍。鑿扇甚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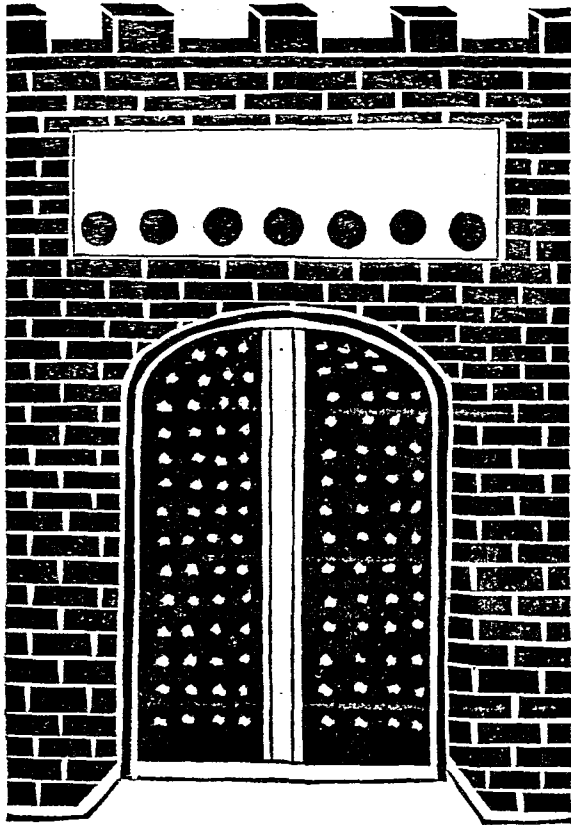
七星池

凡賊攻城。多用火燒門。須用淋水滅之。預於城上緊貼門扇處開鑿一池。橫長與門等。闊二尺。池口至底。以漸而殺。如屋簷天溝樣。底約闊五寸。鑿爲七眼。徑六七寸。每眼相去。以門之廣狹爲度。務令均勻。其相連處。橫鑿寸闊一縫。借之泄水。眼大可下砲石。縫狹水不旁注。如閘河傾瀉。火無所施。且人亦難於站立。此萬萬不可少者。池上無事以

厚板蓋之。

按侯景列兵繞臺城。既市。百道俱攻。鳴鼓吹脣。喧聲震地。縱火燒大司馬東西華諸門。羊侃使鑿門上爲竅。下水沃火。戰士踰城門洒水。久之方滅。此卽前七星池之意也。但旋鑿之。不如預備之矣。

七 星 池



溜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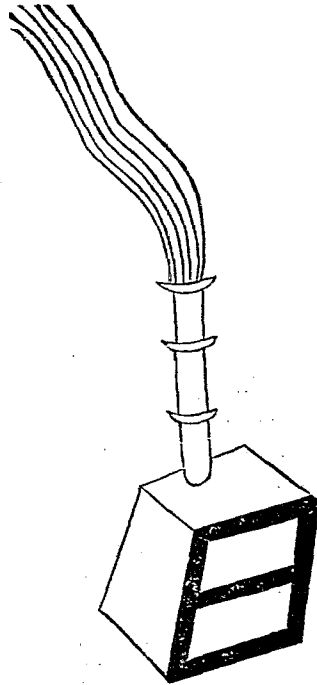
賊有以火繞城者。宜用鐵溜筒。貯水傾滅之。或曰。宜下濕沙滅之。若用水。則油焰愈熾。多致失事。

上用竹筒下

用鐵管城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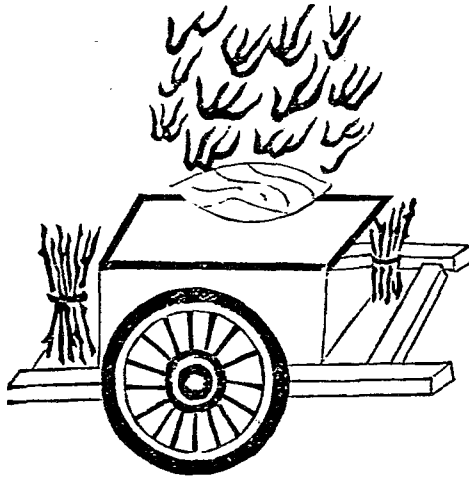
注水於木斗

內傾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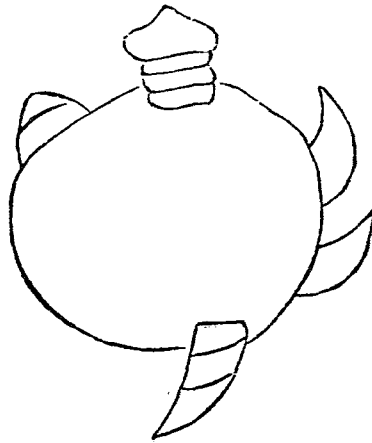
火車

火 車 式



以兩輪車中爲爐。上施鑊。滿盛以油。熾炭火。爨令沸。仍四面積薪。推至城門樓下。縱火而去。敵必下水沃之。油得水。其焰益高。則樓可焚也。

水 囊 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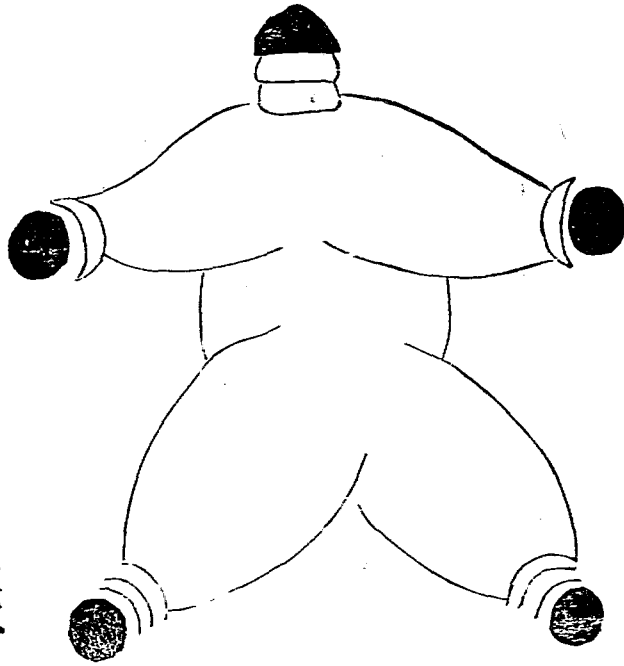
火 囊

以猪牛胞盛水。敵若積薪城下。順風發火。則以囊擲火中。
古軍法作水囊。亦便。

水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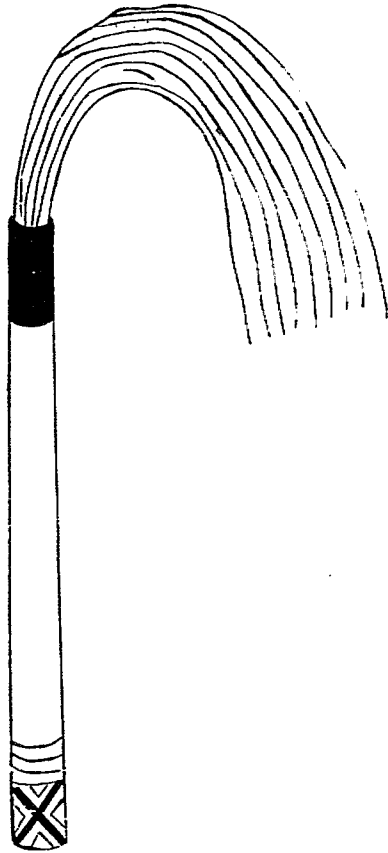
以牛馬雜畜皮渾脫爲袋。貯水三四石。以大竹一支去節。縛於袋口。若火焚樓柵。則以壯士三五人。持袋口向火。蹙水注之。每門置兩具。

水 袋 式



二七一

麻 搭 式



麻搭
以八戸杆繫散麻二斤。醃泥漿水盛火。

唧筒

用長竹下開竅。以絮裹木杆。自竅唧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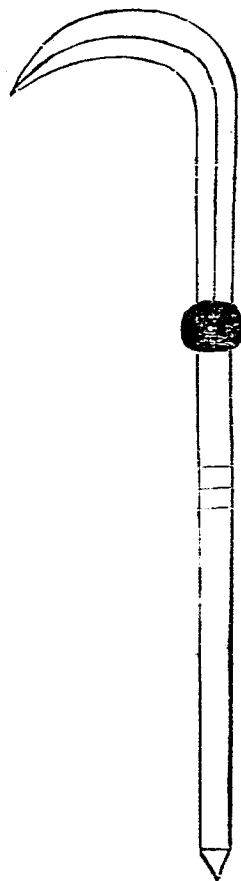
唧筒式



鐵鉤

東魏高歡攻玉壁。縛松於竿。灌油加火。規以焚樓。韋孝寬作鐵鉤。利其鋒刃。火竿來。以鉤遙割之。松麻俱落。

鐵鉤式



姚仲酒缶

金人攻仙人關。用火焚樓。姚仲以酒缶撲滅之。

孟宗政隄火

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傅棗陽城。宋孟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樓柵。列甕潑水以隄火。

酒民曰。又一法。用晉石化水塗門樓。常令滋潤。火不能害。

水井

城中宜多濬井泉。須於寺廟空閑之地。添井三十五眼。一以備人衆可飲。一以備火攻猝救。

水缸

凡棚樓敵台之下。皆當各貯大小缸數口。而五槩亦共貯一缸。如爲飛火所然。隨然隨撲。庶不至取救遠水。成煤原之勢。

防牆

突門虛敵台

攻城之具。用槐榆木。厚八寸餘。高八尺。如轎形。下有四

小輪以人御之。其板俱用活銷。是以鈔彈遇之。車往來番去。鈔彈了折而過。車隨復起。不能傷人。推至城下。以弓矢仰射。而以尖鐵衝挖城。長五六尺餘柄以粗木爲之。每去一甌。則以衝入。五六人共坐其柄而撼。則城不能支矣。若有突門虛台。從旁夾擊。安能害我。其制已詳首卷。茲不復贅。

備修築

城中每面備磚一二萬。黃土數十車。石灰千斤。水一百甕。每十槩。用鐵掀二張。鋼刀二口。門六扇。丈五長杆四根。以備攻破城垣。當時修補。

木棚

東魏高歡攻玉壁。四面穿地作二十道。其中各施梁柱。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並崩陷。存寬隨其崩處。墜木柵以杵之。敵終不得入。

偃月城

金完顏訛可攻棗陽。募鑿銀鑛石工。晝夜陷城。城頽。孟宗政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鎗勁弩備其冲。距城頽所數丈。築偃月城。翼傅正城。深坑倍仞。躬督役。五日成。

防堞

懸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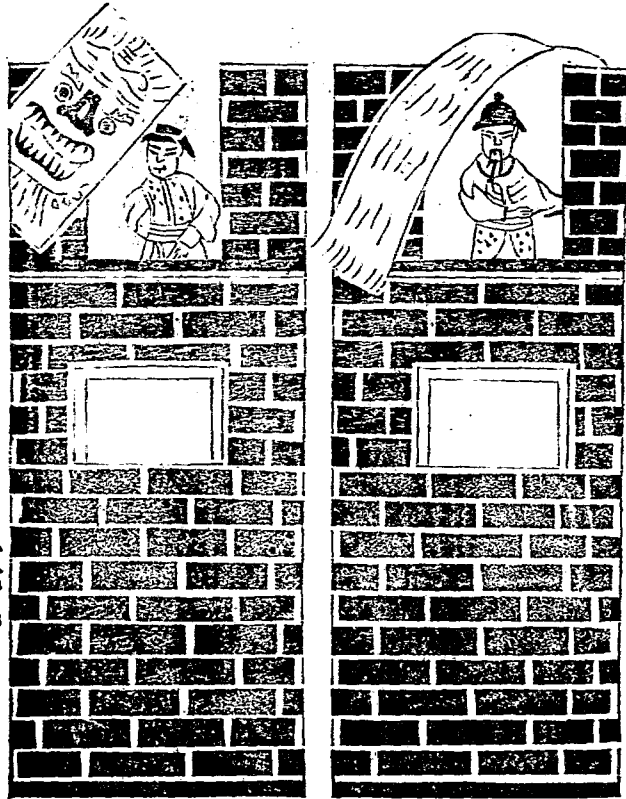
梁口第一切要之物。每梁口作木架一個。兩足在內。栽城上。緊貼兩梁邊。上安橫木。向外可搭毡毯。或用被褥。俱以水濕。直遮梁口。箭不能入。但防賊鈎竿。須用兩帶繫梁內。外用兩活柱撐。如欲下視。將兩柱斜撐兩梁邊旁。遠視高撐。近視低撐。

懸戶

懸戶。則以轉軸。作爲小門一扇。厚一寸。外畫虎頭。兩眼穿透。如鵝卵大。可以遠窺。亦以活柱撐之。懸戶懸簾。撐不可太高。須防流矢。

懸戶式

懸簾式



二七九

絮被

懸簾費重。不如以民間絮被代之。隨被大小長短。造成木框。被上密綴小帶爲耳。以兩竿揭出城外五六尺。用水浸透。被既虛懸復藉水濕。矢不能貫。火不能燃。守陣百姓。有恃無恐。又保護女牆。一被遮二梁。以代懸簾。法簡功巨。

傍牌

又防鉛銃。須要旁牌遮蔽。一梁一牌更妙。力不能及。數梁一牌亦可。人家鍋蓋梁夫執之。亦能却矢。况牌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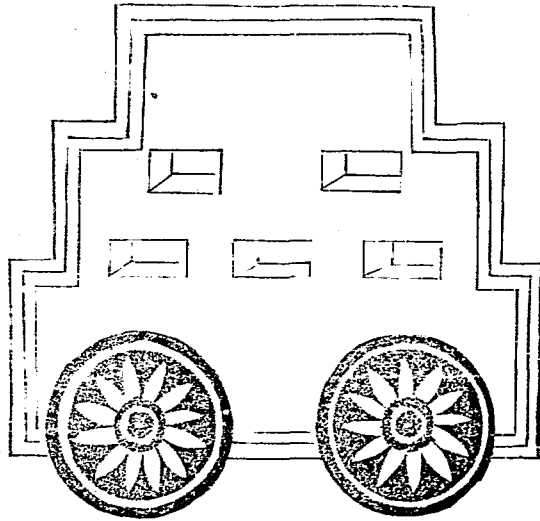
木女牆

以版爲之。高六尺。闊五尺。下施兩輪。軸施拐木二條。凡敵人攻城。摧壞女牆。則以此代之。

劉琦

宋劉琦守順昌。時守備一無可恃。琦於城上躬自督勵。取僞齊所造癡車。以輪轆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市蔽之。卽代以木女牆之意也。

木女牆式



連鎖大環

尹子奇圍睢陽。以鉤車鉤城上棚閣。鉤之所及。莫不崩陷。張巡以大木。實連鎖大環。拔其鉤而截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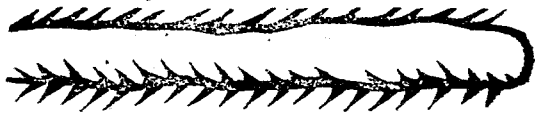
酒民曰。其法未詳載此。以待巧思者意會。梁身甚薄。賊每攻城。先用大鉤鉤倒。使守城軍民。無所隱蔽。最爲誤事。連鎖大環之制。宜考也。

奈何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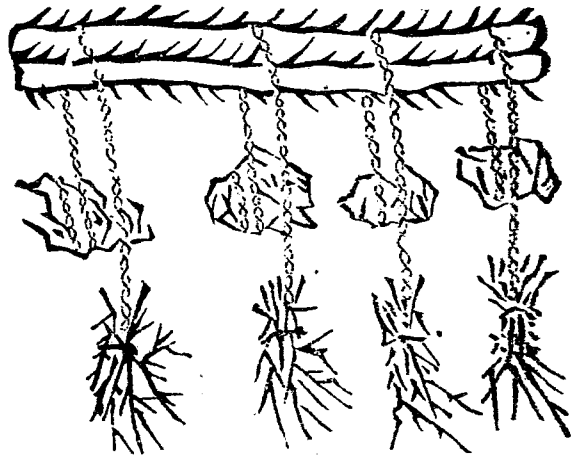
賊若攻城。不懼日攻。而懼夜襲。且或守城兵夫。偶而困倦不支。則實奈何木。以防一時之懈。先諭各兵。每夜一鼓之後。各城樓喇叭一通。卽將奈何木通城頓實梁牆上。木上倒綴虎怕荊。每荊一束。用小指大草繩三尺長。以一頭繫荊束

。一頭縛十餘斤重石塊。將石連繩。纏於木荊。垂牆頭之外邊。賊來襲攻。既不能攀援而上。又不能飛越而入。一經移動。磚石下墜。荊木隨落。賊自取傷。而守梁兵夫。且又警覺。卽拋打磚石。傷賊必多。因其無可奈何。故謂之曰奈何木也。其木宜取足近城木樹。

木 何 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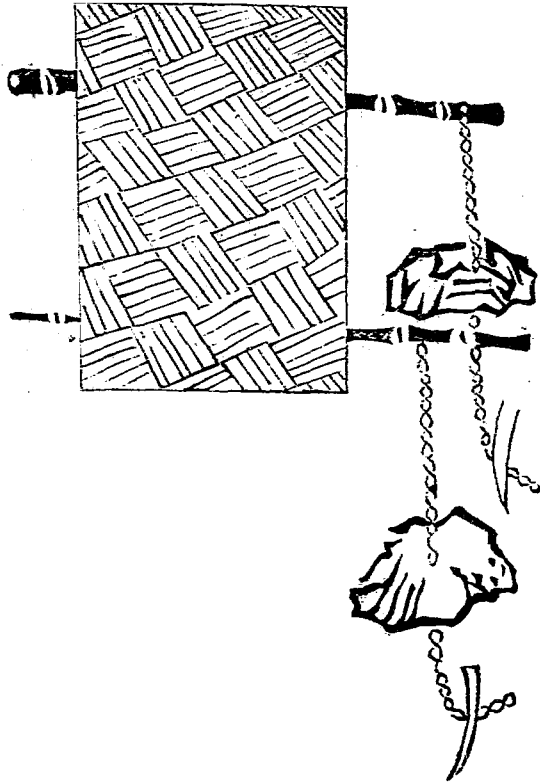
荊 石 繫 木 何 奈



浮籬

奈何木下。梁口之外。益以浮籬。每扇約闊三四尺長六七尺。不拘。環城接連。駕設之法。或用小木或竹二根比籬闊三四尺。以一半伸出梁外。一半放入梁內。其外閣浮籬。籬上壓以磚石。天晴加寘石灰數包於上。其內用繩縛墜石虛懸。用木釘釘於地下。鬆緩其繩。若賊加梯籬上。籬軟不能勝梯。磚石下擊。兩竿翻入牆內。守梁者且自驚覺。卽倦睡亦醒。若賊寘梯籬下。而攀附上登。則頭觸浮籬。亂石又墜矣。

式籬浮架竿兩



垂鐘版

長六尺。闊一尺。厚三寸。用生牛皮裹。開箭牕。施於戰柵。前後有伏兔拐子木。

篋籬笆

荆柳編成。長五尺。闊四尺。縵生牛皮。背施橫竿長七尺。戰柵上木馬倚之。女牆外狗脚木挂之。

皮竹笆

生牛皮條編江竹爲之。高八尺。闊六尺。施於白露屋兩邊。以木馬倚定。開箭窗。可以射外。

木馬子

一橫木下真三足。高三尺。長六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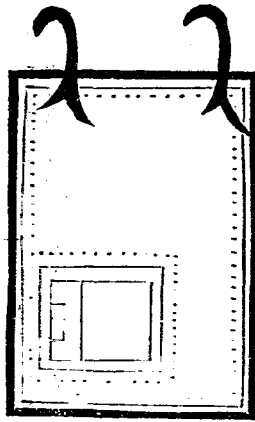
狗脚木

植二柱女牆內。相去五尺。準牆爲高下。柱上施橫鈎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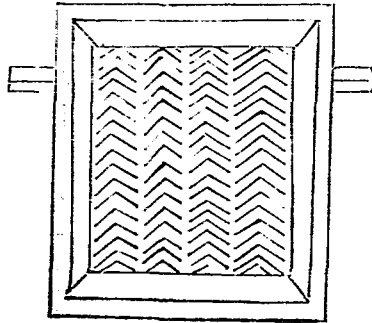
洞子

用木製。長一丈。闊三尺。外直裏邪。外密裏稀。密處以大麻繩編如竹笆樣。城樓闕卽遮蔽之。

垂鐘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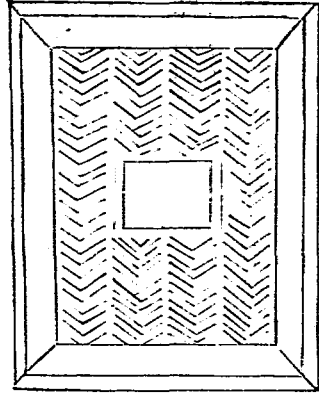


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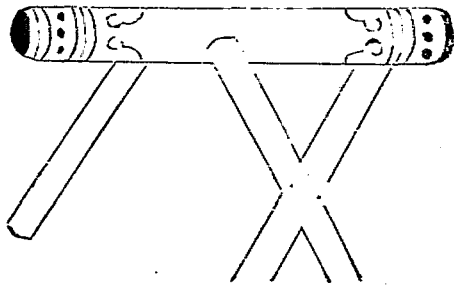


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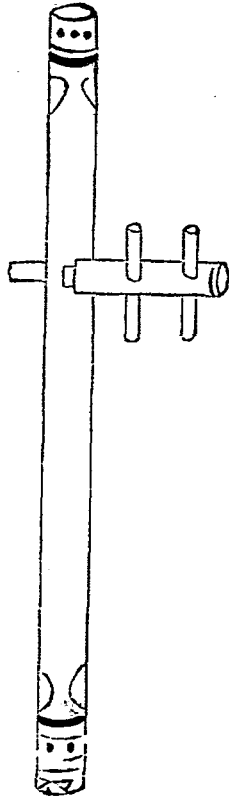
皮竹筴



木馬子



木脚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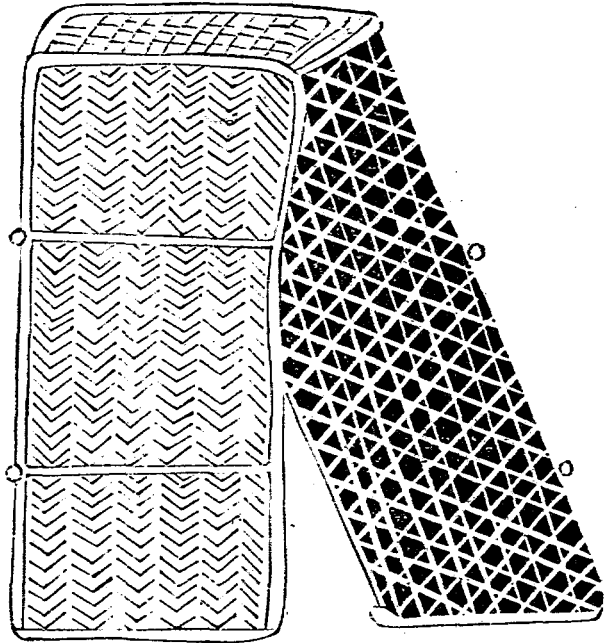


子

洞

外直

裏邪



二九三

防奸細

嚴搜逐

從來賊欲攻城。必有內賊爲應。或一年半年。烘爲客人僧道。算卦。傭工。皮匠。裁縫。賣菜。販果。修脚。篋頭。在本城廝探道路。采訪虛實。窺伺貧富。交結守門牢伴爲腹心。買囑在官人役爲耳目。甚者包攬皂快。營幹守門。一動一靜。無不皆知。一計一策。無不傳報。及圍城時。或舉火內應。或預配城鑰開門。或揚言賊已入城。惑亂衆心。有司須預先謹防。臨時搜逐。但有房主歇家。不行覺察。一概混留者。查實。奸細與房主歇家一同梟示。賊無內應。雖開門不敢徑入。此守城第一要務。

清保甲

凡欲防奸。須嚴保甲。預就每方之中。編定五家一牌。令其相爲覺察。不許容留面生可疑之人。客隱不舉。事發連坐。卽原係居民。若兵臨城下。如有蹤迹詭祕。舉動可疑者。亦許諸色人等稽察報官。若捉獲真正奸細一名。登時賞銀十兩。以示獎勵。每家給一腰牌。開寫年貌籍貫。凡有牌出入。城門方准放行。

查流寓

流寓之家。有五年三年以上者。與比屋一體編戶。若僦居一二年者。除可疑人定行驅逐外。餘查其眷屬多寡。親戚保結何人。生理何事。如無眷屬。及有眷屬而無親戚保結生理者。

一概驅逐出境。

查僱工

染坊。麵坊。糟坊。磨坊。絲作。毡作。銅作。錫作。鐵作。
。木作。等店。類多各處僱工人。必取隣里保結。果係久僱。
。方准容留。如係新來。及無保結者。竟行驅逐。如店主容
留。鳴官憑坐。

查遠歸

奸細不盡屬遠人。土著者亦往往有之。卽貴家大族。甯保無
不肖子弟。及亡奴悍僕。竄入賊中者。里人恐其挾怨中傷。
卽明屬可疑。莫敢輕舉。然與其綱疎而僨事。曷若過防爲萬
全。凡在外遊食經商。一旦來歸者。不論賢愚貴賤。該地方一

一報官。另作一冊。責其族主隣佑。具不致疎虞甘結。庶便時爲覺察。仍明示過防之意。不必避嫌。待至事平。銷毀原冊。此在良民。原不患其稽核。而懷奸輩始不得逞矣。

查寺廟

奸人潛跡。多住寺院之中。尤宜防者。無名庵觀。見一客至。便視爲奇貨。安問從來。宜責成僧綱司。及本寺住持。先將各寺東西南北造冊四扇。某庵有牒僧幾衆。無牒行者幾衆。名山偶到客僧幾衆。此外流僧。一概驅逐。其行腳往來。惟准禪堂施飯。卽遣他往。不准留宿。別有沿街結黨。坐募齋供。說帳談因者。俗名懷僧。與盜無異。嚴示地方驅逐之。至於過客。一概不許寄寓。如容留異言異服之人。查出。

卽以容留奸細論。僧綱司與住持。一體治罪。其道紀司亦單造一冊。法如前行之。

查客店

凡城外關廂。與在城不同。一店中有客數人。先令屏主具結保開店之人。次令店主具結。保客人。尤須暗行吻色。以防不虞。

立內柵

城中最慮潛伏。須於各街巷口。設寘柵闌。每夜懸燈。撥夫執器械嚴守。晨昏啓閉。卽官府夜行。亦須審察。以防奸細。

加外鎖

甕城內一層門向外者。晚用外鎖。撥謹慎有身家者十餘壯丁

守之。以防城內奸細砍門而出。

防窮民

總論

賊之所至。甘心從逆者。皆窮民也。賊一入城。引賊焚搶富室者。皆窮民也。賊尙未來。額首祝天。而日望其來者。又皆窮民也。先事而誅之。則冤甚。且不可勝誅。臨事而防之。則無及。亦不可勝防。然則奈何。要知窮民之情。所以不顧而走險者。非有大志圖富貴也。不過因其生計盡絕。且圖救一刻之飢寒。賒一刻之死亡爾。所謂做一飽鬼。死亦瞑目之說也。但令安撫得宜衣食不乏。則皆我荷戈登陣相與戮力

扞賊之赤子也。反側之罪。豈獨在民乎。故許洞云被圍者。當先安其內。而後及其外。卽此意也。古人如漢虞詡。唐王式輩皆能識此機者。今載於左。

虞詡三科募士

東漢朝歌賊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虞詡爲朝歌長。及到官設三科以募壯士。掾吏以下。各舉所知。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爲下。收得百餘人。貰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殺數百人。

酒民曰。攻劫者大盜也。偷盜者竊盜也。傷人者。卽今所謂天罡打行也。不事家業者。卽今所謂游手游食無籍光棍

也。之數等者。法所必誅。詔能急取。用意深矣。

王式開倉賑貧

唐裘甫亂浙東。詔王式討之。式入越州。命諸縣開倉廩以賑貧乏。或曰。軍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也。及平賊。械甫送京師斬之。寘酒大會。諸將請曰。某等生長軍中。久更行陣。今幸得從公破賊。然有所不喻者。敢問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穀以誘飢人。吾給之食。則民不爲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實足資之爾。皆拜曰。非所及也。

防內應

敵人奸細爲內應

春秋。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往仕焉。乃往得仕。及衛人伐邢。二人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遂滅邢。

唐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中。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惟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爲所陷。號曰無憂城。

唐李希烈反。朝廷以汝州與賊接境。刺史韋光裔懦弱。以李元平代之。既至。募工徒葺理郭郭。希烈乃使勇士應募。執役版築。凡數百人。元平不之覺。希烈遣將以數百騎突至其城。先應募執役者應於內。縛元平馳去。

本城反側爲內應

春秋。齊伐莒。莒子奔紀鄆。又從而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嫠婦。及老。託於紀鄆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齊師入紀。

唐吳少誠遣兵掠臨穎。兵馬使安國甯。與節度使上官浼不叶。謀翻城應少誠。營田副使劉昌裔以計斬之。召其麾下。人給二縑。伏兵要巷。見持縑者悉斬之。無得脫者。

唐蠻軍抵成都城下。成都守將李自孝陰與蠻通。欲焚城東倉爲內應。城中執而殺之。後數日。蠻果攻城。久之。城中無

應而止。

酒民曰。惜乎城中人。技止此耳。若能因機設伏。鏐令入城。從而殲旃。不更快乎。

防詐門

幽州挾詐

唐幽州叛。弓高守備甚嚴。有中使夜至。守將不內。且乃得入。中使大詬怒。賊諜知之。他日。僞遣人爲中使投夜至城下。守將遽納之。賊衆隨入。遂陷弓高。

也先挾詐

英宗北狩。當是時。大同堡塢蕭條。城門晝閉。人心危疑。是

年八月，虜奉上皇至城下，索金幣。約賂至，歸駕。郭登閉門不內。遣人奏曰：「臣奉朝廷命守城，不敢擅啓閉。」竟不出。劉安孫祥霍踏出見，獻上皇金帛，及約，請往。虜笑不應，竟擁駕去。

防詭冒

詭冒敗卒

唐蠻進寇雋州。竇滂遣竟海將。帥五百人拒之。舉軍覆沒。蠻衣竟海之衣。詐爲敗卒。至江岸呼船已濟。衆乃覺之。遂陷雋爲。

詭冒援兵

後五代漢趙暉。圍王景崇於鳳翔。數挑戰。不出。暉潛遣千

餘人環甲執矢。效蜀旗幟。循南山而下。令諸軍聲言。蜀兵至矣。景崇東遣兵數千出迎之。暉設伏掩擊盡殲之。

詭冒婦人

春秋。晉將嫁女於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車有障者曰藩蓋詐爲婦女也)欒盈帥曲沃之甲。以晝入絳。

李密欲據桃林縣。縣官不從。乃託言奉旨入洛陽。暫送家眷入縣衙一寄。却以強兵戴婦女幕羅乘車而入，遂奪桃林。

防暴來

八日兵至新城

孟達據新城。司馬懿討之。達與孔明書曰。吾舉事方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也。城陷。達伏誅。

竇泰奄至秀容

魏爾朱兆在秀容。高歡遣竇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泰奄至兆庭。軍人驚走。兆自縊死。

李顯忠

有酋豪號青面夜叉者。久爲夏國患。乃令李顯忠圖之。請騎三千。晝夜疾馳。奄至其帳。擒之以歸。

王德

宋王德。從十六騎。徑入隆德府治。執僞守姚太師。左右驚擾。德手殺數十百人。衆愕眙。莫敢前。械姚獻於朝。欽宗

問狀。姚曰臣就縛時。止見一夜叉爾。

防潛襲

韓軌宵濟入華州

西魏王罷爲華州刺史。嘗修城。未畢。梯在城外時。高歡遣將韓軌。從河東宵濟。罷不知覺。比曉。軌衆已乘梯入城。罷尙臥未起。聞閣外洶洶有聲。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挺。大呼而出。敵見之驚退。逐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軌衆遂遁。

李師道潛內兵以圖東都

唐李師道潛留後院於東都。潛納兵數百人。謀焚宮闕。縱兵

殺掠。其小卒詣留守呂元膺告變。元膺發兵圍之。賊衆突出。望山而遁。

東都西南皆高山深林。都城震駭。

防離叛

韜英子曰。守者降敵。敵若撫而用之。則未降者皆二心矣。必施反間之計。使吾閒傳於敵閒。則敵必殺降者。殺一降者。則衆心固而不敢降矣。

田單計剽齊卒

齊田單守卽墨。宣言曰。吾惟懼燕軍剽所得齊卒。寘之前行。與我戰。卽墨殘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

者盡剽。皆怒堅守。惟恐見得。

劉鄩計殺彥溫

梁葛從周急攻兗州。人心頗散。副使王彥溫踰城而奔。守陴者多逸。劉鄩乃遣人陽語彥溫曰。副使勿多將人出。非吾素遣者。皆勿以行。又下令城中曰。吾遣從副使者得出。不者皆族。城中皆惑。奔者乃止。已而梁兵聞之。果疑彥溫非實降者。斬之城下。由是城守益堅。

防風雨晦冥

李愬乘雪擒元濟

唐李愬謀襲蔡州。夜起師。會大雨雪。天晦。凜風偃旗。馬

皆縮慄。士抱戈凍死者衆。始發。吏請所向。勣曰。入蔡州。取吳元濟。士盡失色。夜半。至懸瓠城。雪甚。蔡人不爲備。四鼓。勣至城下。無一人知者。李佑等砍墻先登。衆從之。殺門者。開關。留持柝。傳夜自如。黎明雪止。勣入駐元濟外宅。元濟始驚。率左右登牙城。田進誠進兵薄之。火南門。元濟請罪梯而下。檻送亦師。

李全乘冰襲泗州

宋李全謀襲金泗州。時大雨雪。淮冰合。全曰。每恨泗州阻水。今如平地矣。以長鎗三千人。從夜半渡淮。潛向泗之東城。將踏壕冰傳城下。掩金人不備。俄城上荻炬數百齊舉。遙謂全曰。賊李三汝欲偷城耶。天黑。故以火燭之。全知有備。

。乃引兵還。

酒民曰。無備而有患者如此。有備而無患者如此。爲將者不可不知也。

防佳時令節

高歡元旦破秀容

魏爾朱兆既至秀容。分守險隘。出入寇抄。高歡揚聲討之。師出復止者數四。兆意怠。歡揣其歲首當宴會。遣竇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歡以大軍繼之。泰奄至兆庭。軍人因晏休惰。忽見泰軍驚走。衆並降散。兆自縊死。

狄青上元奪崑崙

宋廣源川蠻儂智高反。還守邕州。狄青懼崑崙關險阨爲所據。乃按兵不動。下令賓州。具五日糧。休士卒。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官。三夜宴軍校。守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病。暫起如廁。久之。使人諭孫沔。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坐客。至曉。客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夜時三鼓元帥已奪崑崙關矣。是夜大風雨。青率兵度崑崙關。旣度。喜曰。賊不知此。無能爲也。

成祖中秋破雄縣

靖難兵起。楊松帥驍勇者九千人。進據雄縣。燕王渡白溝河。謂諸將曰。今夕中秋。彼必不備。飲酒爲樂。此可破也。

亟行。夜半至雄縣。黎明。破其城而入。松與麾下九千人皆戰死。

防敵退而實進

滿寵料孫權

吳孫權揚聲欲向合肥。魏滿寵表召兗豫諸軍皆集。權尋退。詔罷兵。寵以爲今賊大舉而還。非本意。此必欲僞退以罷吾兵。而倒還乘虛。掩不備也。表不罷兵。後十餘日。權果再到合肥城下。不克而還。

徐溫破虔州

吳遣劉信將兵攻虔州。譚全播拒守。其城險固。久之不下。

乃還。徐溫復以兵三千。授信子英彥。使朱景瑜與之俱。曰。全播守卒皆農夫。妻子在外。重圍既解。相賀而去。全播所守者空城爾。大兵再往。必然克之。信引兵還擊虔州。全播奔雩都。追執之。

防敵去而復來

呂好問請備金

宋金師北去。京師解嚴。御史中丞呂好問進言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計。當速講求。不聽。

种師道請備金

金師北去。种師道請合關河卒。屯滄衛孟滑。備金兵再至。朝廷以大敵甫退。不宜學師示弱。二帝果有北轅之禍。

防敵攻東擊西

周亞夫備西北

漢周亞夫拒吳。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

郭淮備陽遂

魏郭淮屯北原以拒亮。後數日。亮盛兵西行。淮以爲此見形於西。欲使官兵重應之。必攻陽遂爾。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

李光弼嚴警邏

唐史思明圍太原。月餘不下。乃選驍銳爲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則汝潛趨其南。有隙則乘之。李光弼軍令嚴整。雖寇所不至。警邏不少懈。賊不得入。

韓遊環備東北

朱泚圍奉天。盛兵鼓譟攻南城。韓遊環曰。此欲分吾力也。乃引兵嚴備東北。

畢再遇

畢再遇進兵薄泗州。泗有東西城。再遇令陳戈旗舟楫於石匣下。如欲攻西城者。乃自以麾下兵從陡山。徑趨東城南角。先登。殺敵數百。金人大潰。守城者開門遁。

防賊求和挾詐

侯景僞和

臺城被圍既久。侯景衆亦飢。抄掠無所獲。東城有米。可支一年。援軍斷其路。景甚患者。王偉請僞求和。以緩其勢。運米入石頭。然後休士息馬。繕修器械。伺其懈怠擊之。景拜表求和。梁主許之。勅止援兵。景既運東府米入石頭。復進攻城。晝夜不息。臺城遂陷。

防隙地

兖州水竇

唐昭宗幸鳳翔。朱溫率師迎於歧下。王師範欲乘虛據兖州。

劉劭先遣人詐爲鬻油者入城。伺其虛實。及兵所從入。視羅城下一水竇。可引衆而入。遂誌之。劭乃告師範。謂步兵五百。自水竇啣枚而入。一夕而定。

下邳深塹

岳飛以兵十萬。圍邳州甚急。城中兵纔千餘。守將懼。遣人求救。昂曰。爲我語守將。我嘗至下邳。城中西南隅有塹深丈餘。可速實之。守將如其教填之。飛果自此穴地以入。知有備遂止。昂舉兵以爲聲援。飛乃退。

防火變

火備

賊人內應。多以舉火爲號。城中人防變。又必多積柴薪。一旦起火。居民倉皇狼突。奸徒因得乘機竊發。今預立救火夫四十名。各家貯一水缸。各坊備長火鉤十把。舊絮被或絮袋十條。大小水桶五付。轆轤十付。澆桶十付。長梯五付。長鎗五把。以防一時火變。則持鉤者十人。將起火屋。并下風屬鉤倒。以水濕絮袋撲之。司汲十人。汲水入桶。担水五人。登梯十人。運澆。持長鎗五人。巡守要路。以防乘機搶擄者。城中居民。止許本坊赴救。他坊百姓。不許奔看混救。卽係守城梁夫。巡官守領之家。亦不許下城救應。奸人見我鎮靜如此。無能爲變矣。若本坊保甲救護不力。致有延燒。及不係本坊居民。乘機槍火者。查出以軍法重治。

又
凡委積及樓棚門扇門棧。但火攻可及之處。悉皆氈覆泥塗。
准備水具。

防火藥

磚庫

李之藻奏略云。守城最吃緊者。提煉精細之火藥。舊皆貯於
盔甲廠一處。(指京師言)不惟地遠難於取用。抑且聚積或
有可虞。不如每門各造磚庫一所。中設地窰。外築牆垣。每
庫細藥粗藥各萬斤。方保無虞。
藥用盛鐸。上加泥護。禁斷燈火。預備水具。各派專役。嚴

司典守。稍有不謹。定從軍法。凡一應面生可疑之人。但至火庫。卽係奸細。登時拿送究治。

防草場

城堡中堆聚草場。必須撥人防護。萬分謹慎。賊至之日。有面生可疑之人。但至草場。卽係奸細。拿送究治。

防獄

獄囚自分必死。每幸賊來。再圖生計。所以怠緩失守者多。致內爲外應。防之不可不密也。輕係者宜放卽放。重辟者宜除卽除。仍宜嚴諭獄官。不得剋減獄食。不得受賄縱死囚自便。不得私放親識出入。晝則查點。夜則巡邏。仍時委心腹。

伺察非常。亦預防之一端也。

流賊攻廬州

明流賊屢攻廬州。志在必取。太守吳君。專以輯內應爲主。自帥家丁。沿門搜索。果獲奸民爲賊應者。當時斬首擲城外。賊以謀泄。遂退。一日復來攻。吳君竊計民間奸細已盡。近見送獄食者。視平時有加。事屬可疑。隨案各犯。果得重辟某者。原係衙蠹。潛通外寇爲內應。於是梟首示賊。賊譟言解去。自此絕意廬州。

防庫

庫者。聚財之所。有警之言。垂涎者多。宜統重兵彈壓。默

消奸謀。

防七乘

賊之攻城也。有七乘。乘我之倦。如日夜勞苦。神疲力竭之類。乘我之怠。如日久心安。官不戒訓。民不恐懼之類。乘我之忽。如風雨雪夜。地遠人稀。思想不到之類。乘我之無備。如兵刃不利。矢石不足。火砲缺乏之類。乘我之疎。如城有單薄。地有平陂。外有攻冲之資。內有不備不具之類。如乘我之緩。如往日遲心怠意。一時招架不及。手忙脚亂之類。此七乘者。城之安危所係。不可不慎也。